

星期三 的信

The Wednesday
lette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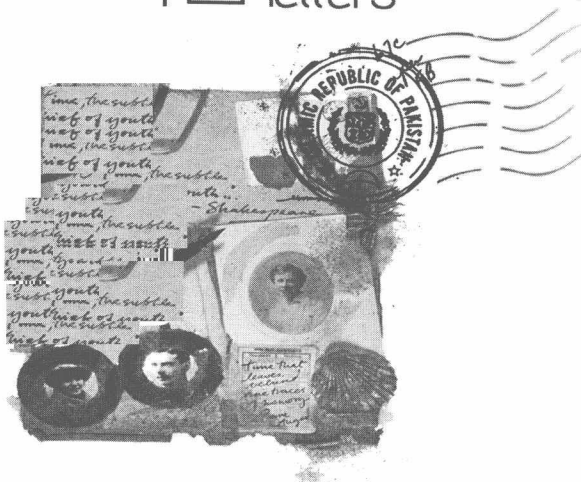


救赎与宽恕的真情告白，
诠释婚姻与家庭的真正意义。

天津教育出版社

星期三 的信

The Wednesday
letters



[美]杰森·莱特 / 著 吕玉婵 / 译
Jason F. Wright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星期三的信 / (美) 莱特著; 吕玉婵译. —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 2009.10
ISBN 978-7-5309-5830-8

I. 星… II. ①莱…②吕…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85140号

星期三的信

出版人 肖占鹏

作者	(美) 杰森·莱特
译者	吕玉婵
策划	余慧
责任编辑	田昕
特约编辑	吴静
封面设计	弘文馆·闫薇薇

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政编码 300051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规 格	32开 (870×1260毫米)
字 数	120千字
印 张	7.75
书 号	ISBN 978-7-5309-5830-8
定 价	25.00元

THE WEDNESDAY LETTERS

Copyright © 2007 by Jason F. Wright

This edition licensed by Shadow Mountain through Sterling Lord Literistic,
Inc. and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Simplified Chinese rights © 2009 by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影山经纪有限公司通过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授权天津教育出版社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

版权登记号：02—2009—136

星期三 的信

The Wednesday
letters



救赎与宽恕的真情告白，
诠释婚姻与家庭的真正意义。

1988年4月13日 星期三晚间

晚上刚过十一点，萝瑞尔钻进床上深红色的棉被，躺在丈夫杰克身旁，用强健的臂膀从后面抱住他，一摸就摸到他的肋骨，不禁发起愁来。过去，他的体重向来是比自己重的啊。

萝瑞尔以为杰克已经睡着了，于是做起每晚的例行公事：深呼吸，扩张胸腔，让整个肺部充满空气。然后紧抿丰唇，用鼻子缓缓吐气。这个动作能使她心情平静。

她闭上眼，开始为每个孩子祷告，老大马修、老二马尔科姆、老小萨曼莎；也为独生孙女安格拉祷告，还有唯一的妹妹艾莉森祷告。接着，她恳求上帝多给她一点时间，并且责怪自己没有更坚强。她以今日第一滴、也是最后一滴的泪水，结束无声的祷告。

“嗨。”杰克的声音吓了她一跳。

“哦，我以为你睡着了。”萝瑞尔用藏青色的棉质枕头套轻轻擦着眼睛。

“还没睡熟。你好一点了吗？”

“我没事，不过我把脏盘子留给瑞恩明天早上来处理。胃还是有点不舒服。可能是我已经老到不能吃墨西哥薄饼了吧。”她用右手抚过他斑白头顶上那块头发稀疏的地方，左手揉着胸口。“你呢？头晕吗？”

“没有，我没事。”

“杰克·库柏，你这人说谎的功力真的很差。”萝瑞尔把手从他的头发滑到他的额头上。

“你说得对，都要怪我脑里那个瘤。”萝瑞尔的丈夫今年七十一岁，过去一年半以来，他的脑瘤快速蔓延，长在无法开刀的部位。刚发现时，肿瘤的大小像个小石子，现在已经快跟乒乓球一样大了，症状变化无常，有时连续两三天正常，但是头痛起来时会有剧烈的疼痛、恶心加晕眩，因此他其实不能离开床，身边永远放个接呕吐物的水桶。

尽管医生曾向他保证，新药与新疗法快要批准问世了，但是杰克知道，除了上帝的奇迹，他已经无药可救。他想，比起医治他这个小镇上的旅店老板，上帝应该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比方说，中东和平问题，或是让我的芝加哥小熊队再次打进世界冠军赛。”他老是这么对萝瑞尔说。自从诊断出有脑瘤之后，每次看诊后她就会听到这句话，大概听过不下五十种版本了。

他们经营的旅店有个拉丁文的名字，是前任老板取的，意思是“杰佛逊之家”，坐落于维吉尼亚州仙纳多山谷的核心地带，正好在阿

利根尼山脉与蓝岭山脉之间。杰克常说，如果他能安然度过上帝的最后审判日，而且上帝又特许他在天堂与这片美丽的山腰之间做选择，决定自己永远待在哪里，那他不用怎么考虑就可以做出决定了。

在这个春天的周三夜晚，他们深爱的这家小型旅店几乎没有客人，唯一的房客是安娜蓓尔·莱斯特维，一位继承了宠物食品制造厂的女富豪。她应该还没睡吧，还在她的房里读罗曼史小说（房价 190 元，但她坚持要付 300 元）。这个小旅馆有七个房间，她那间房可以眺望旅馆后方绵延到森林边的大片青翠草地。房内装饰有昂贵的手工家具，仿自美国总统托马斯·杰佛逊故居蒙提瑟洛庄园内的家具。每当读完三四章，她就会拿着她丈夫遗留下来的手电筒，带她的猫咪卡斯特罗去散步。安娜蓓尔也知道，大部分的猫主人是不遛猫的，不过，安娜蓓尔跟“大部分的猫主人”不同。况且，其他的猫也不像卡斯特罗，有体重过重的问题。

安娜蓓尔是这个小旅店的常客，每个月都会来住个一两次，而且大家知道她一次会待到十天。她自己的家是一栋美国南方豪华大宅，有成排的廊柱矗立，还有四间客房，距离这边不到一哩。有些爱讲八卦的镇民谣传那幢豪宅的价值，从五十万到一亿一千万都有。秋冬季片片枯叶掉落地面时，如果选个晴朗的冬日清晨向东遥望，透过树林，就可以瞥见那幢豪宅闲置仓库的高塔谷仓顶与白色的主屋屋顶。

安娜蓓尔已过中年，身材矮胖，出生在佛罗里达州。某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她在迈阿密海滩结识了日后结为连理的丈夫艾伦·莱斯特维，当时他正替他秘书的女儿收集贝壳，安娜蓓尔则在教导猫咪卡斯特罗游泳，两人便一起在海滩上漫步。

那天早上的偶遇，促成一桩意料之外的婚姻，两人都是第一次结

婚。她的新婚丈夫说，他之所以爱安娜蓓尔，是因为她的纯真，也因为她有个非常抢眼、很有个性的丰臀，更因为她乳白滑嫩的肌肤。不过，他最爱她红到几乎发紫的秀发（现在已经逐渐变为优雅的灰白）。初识的那天早晨，两人走在海滩步道上，他告诉她：“我以前交往的女性，都是那种只要没染头发、没打扮，就不敢出门的人。不过，你，安娜蓓尔，你在千篇一律的海洋中，是一只与众不同的鱼。”

他们首度约会结束时，她问：“假使我这么特别，为什么所有的好男人都回避我呢？”

“他们不是回避你，只是还没出现配得上你的人。”

六个星期之后，他们结婚了。

艾伦身高近一百九十公分，是典型的美国企业家，眼里经常流露出爱好冒险的神情。两人婚后幸福美满地生活了三年，他开始学习驾驶飞机。首度单飞时，他那架1984年出厂的崭新“湾流三型”飞机坠毁在佛罗里达的沼泽区国家公园。现场找到了他的“美格光牌”手电筒，就掉在撞击点200码以外，在一公尺深的漆黑水中兀自发着光。自此以后，安娜蓓尔不管到哪儿都带着这支长度超过40公分的手电筒，深信自己哪天会在吃下一大堆甜甜圈之后，出门前往森林寻找爱猫卡斯特罗的下落，届时可能会需要这支手电筒来击退黑熊。或者，它也可能在其他的伟大任务中派上用场。

安娜蓓尔的身材向来非常富态。她年轻时曾经在家附近的“安蓓百货”上班，那时有一群喜欢嬉闹的高中生喊她“安蓓”。为了跟这群高中生作对，她故意接受了这个绰号，没想到以后大家都这么叫她，她也不以为然。她告诉自己，绰号代表自己在别人眼里的重要性。

现在，安蓓不禁怀疑，假如当年这些高中生知道她继承了丈夫的大笔财产，又会怎么称呼她呢？她的身价可抵得上好几个百万富翁啊。

丈夫坠机不久后，安娜蓓尔在他的档案柜中找到一本“美国内战历史场景重现协会”的会员手册，看见她丈夫用原珠笔在上头圈出维吉尼亚州伍德斯托克镇这个地名，于是选了此处当作居住地，一个月后就搬过来。杰克与萝瑞尔很快就跟这位有点古怪的新邻居成了朋友。他们私下猜测，安娜蓓尔的人生目标，是把所有的财产在这个小旅馆里花光。

“我刚端了睡前的牛奶给安蓓，”萝瑞尔低声说：“猜猜看她给我多少小费？”

“一百。”

“不止。”

“二百五十？”

“再多。”萝瑞尔又说。

“五百块？”杰克的嗓音提高了。

“五百一十九元五毛两角，她把她的钱包都倒空了。”

“我们只不过从冰箱拿出牛奶倒进玻璃杯里，就得到这么一大笔钱。”他叹口气，把枕头拍松。“这女人没救了。”

“她又没有恶意。”

杰克翻身面对妻子，凝视着她苍老的棕色眼眸。年轻时，他自己的眼睛生气盎然，现在看起来却好像往内凹陷，只见眼底沉重的半月形眼圈。他的眼睛是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萝瑞尔常嘲弄他是浣熊眼。去年起，他的黑眼圈更加暗沉了，简直好像要与脸颊分离似的。他贴近她的脸庞，两人的鼻子差点要碰在一起。“我一定要找一天跟

她沟通一下。你知道我的意思。”

从第一次到杰佛逊之家投宿之后，安蓓连普通的小小服务也会留下异常丰厚的小费，而她慷慨的举动也没有明显的规律可循。如果杰克替她提袋子，她会从钱包掏出一张百元大钞。要是萝瑞尔铺床后在枕上留下一颗薄荷糖，安蓓便在早餐时拿出好几张二十元的纸钞塞进萝瑞尔的手里。有次萝瑞尔被诊断出患有心律不齐的毛病，而且是遗传性的。虽然医保可以支付大部分医疗费用，但是安蓓却执意要替他们付医疗费。

又有一次，杰克的双胞胎弟弟乔瑟夫因吸毒而第三度遭到逮捕，安蓓坚持开车到维吉尼亚的海滨市把他保释出来。当天旅店的房间已经被预约一空，安蓓竟然把乔瑟夫带到她的豪宅里去住。后来他在她家一直住到自己找到工作、找到住处为止。为了这件事情，杰克非常感激安蓓，也怀疑那趟从海滨市开到伍德斯托克的这段车程，可能是乔瑟夫这辈子最长、最难熬的一趟吧。

库柏夫妻与安蓓认识不久后，就学会了最好别拒绝她馈赠的金钱。他们最喜欢的这位房客实在冥顽不灵，拒绝的话她会更加坚持，直到他们让步为止。当然，她不知道的是，他们收到后又直接把钱捐给华府特区东南方的一个儿童之家。好心肠的安娜蓓尔·莱斯特维丝毫不晓得自己近年来的善款，已经替这个儿童之家提供了整修厨房的资金，还补好一片破烂的屋顶，又为新篮球场与旁边的操场修筑了安全围栏。目前甚至在讨论用安蓓的名字兴建一个小型图书室。

“当然，我们一定要跟她说……找一天……”萝瑞尔回答。不过，在杰克回应之前，她的眼睛突然睁大，从本来侧躺的姿势翻身仰卧，双手在胸口摩擦。

“宝贝！”杰克抬起头。“怎么了？萝瑞尔？坐起来。”

她挣扎坐起了一半，却往后倒，靠在床头柜的木板上。“我……不能……呼吸……胸口……打电……”她断断续续地说。

杰克转向打开的窗户呼喊安蓓。“莱斯特维太太，过来！快过来！求求你！”

然而此刻安蓓早已经拉着卡斯特罗的项圈皮带，一起到夜色中漫步去了，沿着溪岸慢慢走，数着倒映在缓慢溪水上的星星，对卡斯特罗闲聊着占星学。

萝瑞尔的呼吸越来越痛苦，眼神恐慌。杰克高呼：“噢，天啊，救命啊！”同时在萝瑞尔的床头柜上找无线电话。

电话不在那里。

“我的手臂，杰克！”萝瑞尔的眼神似乎跟着疼痛，从胸口移到左手臂，然后过了腰部，到了脚上。“杰克。”不知怎的这两个字她念起来像是在道歉。

“亲爱的主啊，求求你！”他又放声大喊。

杰克拼命坐直，对着她的脸大叫：“萝瑞尔！”她的嘴、她的眼却没有回应。他把腿移到床边，努力让脚踩到地板上，才走两步路，便失去平衡往前扑倒。房间仿佛在四周旋转，他摇摇晃晃想往黄铜立灯靠去，正要站稳脚步之际，灯也倒了，他跟着砰一声跌在灯上，压碎了玻璃灯罩。

“啊，主啊！帮帮我们，主啊！”杰克躺在地上仰望着天花板，手平贴在地板上。他的头好痛，泪水盈眶。他转头看到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张萝瑞尔以前的田纳西州车牌。

房内逐渐寂静下来，杰克使劲爬回原木的床上。萝瑞尔的姿势没

有改变，眼睛却阖上了，手臂垂在身旁不动。

“萝瑞尔？”他一手托着她的脸。“宝贝？”另一只手放在她已无呼吸的胸膛上。“我的宝贝。”杰克环抱她，拥她入怀，又喊了声：“我的宝贝。”小心翼翼前后摇晃她了无生气的躯体。

过了不久，杰克温柔地将妻子的头搁在枕头上。

接着，他从床头柜上层抽屉拿出笔，还有一个装了几封信的信封、一张空白的“杰佛逊之家”信纸，利用《圣经》当写字垫，写着：

1988年4月13日

亲爱的萝瑞尔：

十分钟后，杰克写好了信，连同其他的信一起密封在信封中。他在信封外写了一段话，然后夹进《圣经》“新约”里面，再把《圣经》放回床头柜，接着靠回床上妻子的身旁。他再次小心将一只手臂从她身体下穿过，将她拉近自己，轻轻把她浅褐色的软发从颈子处拨开，在她依然温暖的耳畔低语，又亲吻她的额头。

接着他想起儿子马尔科姆，祈祷他能平安走过未来的日子。

然后，生命中最后一次的头痛击垮了他。他也跟着睡了。

转天上午九点零四分，焦虑的安蓓与卡斯特罗终于推开了库柏家主卧室的大门。他们发现，杰克与萝瑞尔安详躺在彼此冰凉的怀抱中。

安蓓发现萝瑞尔与杰克的尸体之后，她打的第一通电话是叫救护车。在等候救护车抵达的十分钟里，她打电话给萨曼莎，她不在家，没人接电话。她在玄关旁小书房内的萝瑞尔书桌上找到了一张纸，又拨了上面几组号码。

这些号码中，第一个得知消息的是萝瑞尔的美发师，南希·奈特贝尔。“请问你是哪位啊？你说谁死了？有人死了？”

“我是安蓓。”

“这附近没有‘安蓓南北货’。”

“我不是指杂货店！我是库柏的邻居，我叫安娜蓓尔。”

“噢，”南希这下才恍然大悟，“对，那位很有钱的夫人——”

“对，对，”安蓓打断她，“我有个坏消息——”

“我正打算要问，”南希回复了正常，“谁帮你做头发，亲爱的？”

“什么？”

“你的头发，”南希又说了一次，“谁做的？颜色不太好看，亲爱的。”

“我——”

“噢，没关系，”南希又打断她，“找天打电话给我，听见没？”

“好的，这位太太。”这段对话成了困难的任务，但是安蓓表现得非常有礼貌。“我一定会打的。”

“好啦，你刚说谁死了？”南希又问一次。

“库柏夫妻。”

“杰克·库柏？他走了？愿他灵魂安息。杰克·库柏真是个好人的。亲爱的，让我跟萝瑞尔说说话。”

“南希，听我说，萝瑞尔也死了，两个人都走了。”

“两个？”

“对啊。”

“杰克跟萝瑞尔？两个都走了？”

“对，太太，两人昨晚去世了，今天早上我亲眼看到的。”

“噢，天哪，噢，天哪。”南希深吸了一口气，“我马上就到，亲爱的。”在南希挂断电话之前，安蓓从背景噪音中听见她的呼喊：“兰德尔！我需要人开车载我！快关掉那愚蠢的摔跤节目，别再吃奶油巧克力软糖了。还有，去穿条裤子！”

如果今天是别的日子，安蓓会笑出来。

从安娜蓓尔口中得知消息的人士还包括：一个十五岁大的女孩，她在附近农产品店兼加油站轮早班，库柏夫妻常在那里购买生活用

品；当地乳品店的老板；一位住在费城的女子，她推销旅店信息的广告；一通拨错的号码，对方却认识库柏夫妻，在激动的呜咽声中，答应带一批她做的青椒镶肉过去；维吉尼亚州温切斯特的一位银行家；阿伦·布雷思韦特，他是牧师，不属于任何宗派，教会位于杰克森山镇，库柏夫妻是他的教友。

最后，也是最难启口的一通电话，是拨给了瑞恩·杰斯伯森，她是库柏家的多年好友，兼“杰佛逊之家”旅店的经理。三十岁的她是在仙纳多山谷这边土生土长的人（跟库柏家不同），双亲是此区唯一的嬉皮，大家都知道。

瑞恩细声细气的地方腔调和又迷人，及肩的头发虽不全是金色的，依旧比褐发轻巧活泼。她身高才一百五十多公分，很容易混入人群里。不过，瑞恩绝不会消失在人群中，那双惹人怜爱的绿眼眸不可能让她消失不见。

瑞恩在不远处的史特拉斯堡长大，顺着 11 号公路往北，过了几个小镇就到了。高中毕业后，她到距离哈里森堡不到一小时路程的詹姆斯麦迪逊大学读广告。她的其他朋友后来都到大城市找工作，顺着东海岸的大动脉 95 号州际公路前往里奇蒙、巴尔的摩、纽约等拥挤的大都会，瑞恩却甘愿留在家乡，不想离开这个她生长的地方。她相信，自己的人生梦想在起伏的山丘间同样会实现，和前往大都市没什么两样。说不定，在这里要实现梦想的机会更大。很久以前，有天晚上读了《灰姑娘》之后，她的愿景便没有改变过：有个丈夫，有几个孩子，家门前是一片尖桩的矮栅栏，要漆成粉红色的，不要白色。她最常幻想的是安全感。瑞恩·杰斯伯森相信，她不用去追寻这些梦想。梦想自然会跟随她。

电话在瑞恩的红砖连栋透天屋响了四声。

“瑞恩？”安蓓低声问。

“是。”

“我是安蓓，瑞恩，在旅馆这里。”

“嗨，安蓓，一切都好吧？我有照你的要求，买了新上市的有机脱脂牛奶，看见了吗？你吃饱了没？”

“看见了，亲爱的。不过，我——”

“我知道，我们的七谷面包已经吃光了。我今天会晚点到，因为到这个星期五为止，只有你一个客人进住，萝瑞尔说我今天早上要做的事不多。”

“瑞恩，亲爱的，你最好现在就过来。出事了。”

“杰克吗？”瑞恩问，却没有等安蓓回答，就继续说。“杰克出事了，好，我五分钟内到。天啊，我昨天下午离开时就有种预感。”瑞恩感觉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告诉萝瑞尔我要过去了。多亏你了，安娜蓓尔，抱歉让你打电话通知我。”

“瑞恩？”安蓓感到一阵呕心。

“嗯？”

“没事，亲爱的，待会儿见。”

十分钟后，瑞恩将车停在“杰佛逊之家”前方。已经有几辆警车与一辆救护车停在小小的碎石停车场上，歪斜的车身以各种角度对准前门。噩耗如石头闷压在安蓓心上，她走到围墙正门迎接瑞恩，一见到瑞恩便哭了起来。安蓓把娇小的瑞恩拥进自己壮硕的臂弯内。

“噢，安娜蓓尔，没事没事，杰克现在解脱了。嘘。”瑞恩自己也泪水盈眶。